



2008年4月18日 星期五

## 精品文摘

第 87 期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7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美国在海外的核弹储存地中,有一些遵循“最平民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原则,隐蔽得让人想都想不到。比如不少地下仓库挖得很深、通道很长,但它们的上面却是静谧的农田或排水渠等田园风光,即使是在美国本土海军基地里存储千枚核弹头,美军也不会向当地居民通报,生活在附近城镇的居民,绝对不会想到脚下“踩着”几千枚核弹头。

## 美国万枚核弹头藏在哪儿

目前美国贮存的核弹头数量已超过一万枚。那么,如此惊人数量的核弹,美国平时将它们藏在哪儿?

### 部署在本土

#### 十八个州和六个国家

一个国家核武库的大小,很大程度上看其核武库中核弹头数量和品种的多少。美国现存核弹头部署在本土十八个州和海外六个国家。与之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曾在本土二十四个州和海外十个国家及美国属地贮存核弹头,散布范围明显缩小。

目前,美国空军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这些核弹头贮存在美国本土的七个基地和分布在亚洲和欧洲的八个基地,约有四百枚核弹头贮存在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

美国最大的核弹头仓库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班戈核潜艇基地,那里有一座被称为“战略武器厂”的秘密贮存点,部署有二千三百六十四枚核弹头,另外佐治亚州金斯湾的核潜艇基地贮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枚核弹头,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逊空军基地也是著名的核弹贮存点。可以说美国

的本土核弹储存地重点靠近两大洋沿岸部署。

在美国核武库中,洲际导弹核弹头与核航弹占有主导地位。经过2003年大规模调整,美国原来九种W系列核弹头保留了较多的W-85和W-86核弹头。W-86核弹头则是单一当量的核弹头,有低于一千吨、一万至二万吨和五千至五万吨TNT等三个档次。W-86核弹头则是单一当量的钻地核弹头,弹头可钻入地下深处爆炸。核航弹由战略轰炸机投掷,美国保留了B-43和B-61两种核航弹。

### 隐蔽得让人想都想不到

按照现行体制,美国所有的核武器由国防部和能源部共同管理,能源部下属的核军工管理局具体负责核武器研究与日常管理措施。美国核弹与普通弹外观上的区别主要是多了几道醒目的双色条纹标志,如果是专业人士会从弹药上的“核”标中知道它们是核武器,但对于一般人而言,很容易把它们误认为是辅助油箱或燃烧弹。

核军工管理局负责人林登·布鲁克斯说,核军工管理局对贮存核武器的“敏

感设施”列入“另册”,有自己特殊的编号或称谓,即便是极少数对外透露名称的核武器贮存库的具体方位也仍是国家机密。

外界目前对美国核武器贮存点的了解,大多来自刚刚退役并开放的科罗拉多州洛基·弗莱茨核武器贮存库。到过那里的记者说,核武器贮存库实际位置与洛基·弗莱茨市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它藏于密林深处,在仓库四周有多道电网环绕。仓库的大部分工厂建于地下四十米处,混凝土围墙开有厚达四十厘米的钢制防辐射门,门后有一个地下通道,一直通向藏有“珠宝”(即核弹头)的地下室。仓库里有空调设备,保持精心调节的温度,而且日夜灯火通明。这里一切都是自动控制,有一个由电子装置、定时锁钥以及数字密码组成的、复杂的保密系统,只有通晓它秘密的人才能进入仓库。

美国在海外的核弹储存地中,有一些遵循“最平民的地方往往是安全的地方”的原则,隐蔽得让人想都想不到。比如不少地下仓库挖得很深、通道很长,但它们的上面却是静谧的农田或排水渠等田园风光,

即使是在美国本土海军基地里存储千枚核弹头,美军也不会向当地居民通报,生活在附近城镇的居民,绝对不会想到脚下“踩着”几千枚核弹头。

### 神秘研制

#### 长寿核武

美国目前拥有一万零六百个核弹头,平均每年需花费数百亿美元管理核武库。而且,鉴于贮藏多年的核武正逐渐老化和出现不稳定,美国决定委托三大国家实验室(即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桑迪亚实验室)设计新式弹头延长核武的寿命。这项被命名为“安全替代弹头”的计划于2004年由美国国会批准。

新计划的其中一个目标,是通过发展更耐用的核武,大幅减少现有核弹头数目。然而,有从事核武研究的专家担心,美国自1991年在内华达州核试验之后,即宣布停止核试验。此番再度研究核武,不仅会触发俄、中、印、巴等传统拥核国家加速发展核武,还会削弱美国在伊朗及朝鲜等核问题上的说服力。

摘自《扬子晚报》

1928年,黄侃应邀到南京中央大学兼课。那时,南京中央大学的名教授甚多,有很多人自重身份,出入都有汽车接送。唯独黄侃,每天步行出入。有一次下大雨,没有代步工具的黄侃穿了一双木屐来学校讲课,下课后天空放晴,他换了鞋子,用报纸裹了木屐夹在腋下回家。门卫看到这个人出入无车,又用报纸夹了东西。于是拦住他要投身。黄侃也不分辨,把报纸也放下,任门卫慢

## 不宽容也是一种侠气

慢地搜遍全身,直至找不到怀疑夹带的东西才把他放走。

从那天起,黄侃教授不再去讲课。系主任去求了几次都无果。最后实在没办法,系主任只好去求校长。可是黄侃却一直等校长去了三次才说:“学校贵在尊师,如果连教师的一双鞋也要检查,形同搜

身,成何体统?”就算校长再三道歉,说要开除那个门卫,黄侃都不同意再回南京中央大学。后来有人问黄侃,何必跟一个门卫过不去。黄侃说:“不是跟门卫过不去,而是跟制度过不去。若有名气不如我的教授去任教,受了这个委屈,还有没有心教好学生,带着情绪去教,倒不如不

教。另外,我若回去,这效力就小了很多,门卫也一定会被开除,他这份儿工作也不容易,我这一彻底不回去,校长也许就赌了气,不再追究门卫,只说我黄某人小气了。”

有人说黄侃狂狷一生,其实大家都用雍容的姿态去宽容的时候,他却用行动来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不宽容也是一种侠气。

摘自《辽宁青年》

## 不死的理想

没开始工作,他就倒了下去。宽大的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片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落到地上,他实在是没有一点力气了。”

4月17日,星期五,爱因斯坦的感觉似乎稍微好了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看父亲;女儿玛戈尔因病与父亲住在同一个医院,坐着轮椅也来看父亲;还有许多朋友、同事都来看望他。他平静地对儿女、朋友和同事说:“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没什么,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因腹腔主动脉溢血而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了!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76岁。”

全球为之悲痛,到处都是悼词和颂词:“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家。”“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宇

宙的认识。”

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各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有的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的来自著名的科学家,有的来自学术团体,有的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开拓出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无限广阔的前景。人们怀念他,因为他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各种媒体重新刊登了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1931年对爱因斯坦作出的评价:“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摘自《青年文摘》

说,我死后,除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之外,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人类融为一体。切切不可把我居住的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不死之外,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那么究竟什么是爱因斯坦不死的理想呢?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作出了这样的明确阐述:“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我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爱因斯坦说得多么好啊,贪图安逸和享乐,只是猪栏的理想,而对善、美和真的不懈追求,才是不死的理想。

摘自《青年文摘》

阳多么明媚,终也有下山的时候……”

《蓝色多瑙河》在维也纳公园里奏响,可是,速度是那么徐缓,音量始终没有高出叹息的声音……听众们明白过来了,尔后又默默地散去。就这样,维也纳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摘自《随笔》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冯小刚的“狗脾气”

我丈夫属狗,人也特别狗,嫁给他是我万没料到的。

第一次让我领教他的狗脾气是刚和他认识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他当时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演戏,那时我在剧院排《阮玲玉》。那天中午我刚排完练就到他的传呼,马上回了一个电话,他说拍戏很冷,想吃点热乎的东西,让我送到现场。我放下电话,就去剧院旁边的小饭馆要了一个“烧二冬”,要了一个炒油菜,顺便带了一个炸炸虾,还给他买了一瓶二两装的小“二锅头”,一盒米饭。我怕凉了,就用浴巾把饭菜裹起来放在车筐里,骑自行车直奔香山后街的拍摄现场。现场人很多,工作人员、群众演员一大堆,我正在人群中寻找的时候,他冷不丁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他画着红脸谱,抹着红嘴唇,戴着一副白色塑料框的眼镜,理着盖头,挺滑稽的。我忍不住想笑,他有些羞涩地问我:我这样挺好看的吧?我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忍住笑,对他说:不是,挺好玩的。说完之后,他拉着我走过马路,上了组里的工作车。看到他有些害羞的表情,走路都不自然,像个孩子似的需要我照顾,我的心里美滋滋的。上了车以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我带来的饭菜,只见他的脸一下子拉下来,气吭吭地说:有什么吃头?

我说:那底下还有炸炸虾呢,还给你拿了瓶酒。

他说:干啥呢喝什么酒?我被他一下噎住了。

我说:你不吃肉……我不知道该吃什么素菜。

他嘟哝了一句:那也不能这么素啊。我当时没再吱声,觉得特别委屈,一股火蹿上来,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眼睛看着别处,心想,我还没吃饭呢,你还这么说,

我这饭算是喂了狗了。

记得那年,我和他还有刘震云老师一起去上海为《一地鸡毛》做宣传,走之前他问我: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我特有把握地说:没问题。到了机场换登机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身份证没带,一下子我慌了神。他知道后马上和刘震云老师去跟机场的人协商,被对方拒绝,他匆匆走回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你是猪啊,走的时候一再问你忘了东西没有,你说没有。他嘴里嘟囔着,同时帮我翻着箱子里的每个角落,当他彻底失望的时候,把箱子盖狠狠一扣,说:滚吧,你自己改票,我不管你了,晚上到上海。旁边的人都看着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扔下他们冲出大厅,差点被出租车撞上,被他赶来一把抓住。他死死抓着我,问我:你干吗呀?我说错了什么?我看见刘震云一个人拿着我们3个人的行李走过来,说:算了算了,我们都不走,一块儿改机票。我当时觉得,你不是让我滚吗?干吗还拉着我?我死了都比你跟在一块儿好。后来,还是我们3个人都往后改了一班飞机,我回去取身份证,他和刘震云在机场等我。到了上海以后,制片人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席间他又主动跟我认了错,他说:我的脾气是不好,但你也确实不对。这一下把我的心确实软了,其实我回去取身份证的时候气已经消了一半,也就没有再和这个狗东西较劲。

我觉得他是个离不开朋友的人,特爱往家招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习惯,后来不招了我倒不习惯了,再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朋友们都到那里去聚会,我反而要到工作室去追他们了。他交朋友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除了工作室的几个死

徐帆

党之外,一阵儿这拨,一阵儿那拨儿。有一阵儿总是和梁左见面,也没什么正事,就是爱听梁左闲聊,彼此一见面,那高兴劲别提有多美了。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不怎么来往了,很长时间也不联系,忽然有一天他对我说:“梁老师没了。”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再看他整个人都闷了,除了拍戏,一天也没说什么话,晚上收了工,他说:跟我一起去看看梁老师说。出门前,他向我要了一个信封,装了些钱,我什么也没说,跟着他默默地上了车。路上他打听《人民日报》的宿舍怎么走,进了几个院也没找对,那阵他正在拍《大腕》,心脏刚犯过毛病,一路上我提着心,生怕他又不舒服,但他一路上都很平静。进了门,迎面看见了梁左的大照片,他的表情一下就僵住了,梁天把他引到梁左的灵堂,他在那儿愣了很久,我站在门口看见他的肩膀有些抽搐,能感觉得到,他使劲想忍没忍住,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向梁天要了一张纸,写了几句话,塞进信封里交给梁天,托他转给梁左的女儿。

我还记得他说的话:梁青儿,我是你爸爸的一个朋友,以后有事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他还写下了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

回去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和梁老师有约,谁要是先走了,孩子的事得帮着点。他还说:当时还觉得是开玩笑呢。听了这些话我有些感慨,觉得他们朋友一场也不都是吃吃喝喝。同时我的心里也有些责怪他,本来挺善良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媒体面前总不能正面的把善意传达给大家,老是拧着,好话也不会好好说。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年前我们一起去纽约参加“侨报”组织的《不见不散》观众见面会,

活动期间,主办方安排大家去“大西洋赌城”参观,他没去,让我陪他去青岛,说当时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他们剧组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上住了好几个月,小镇上有一家旧货店,他们剧组是爱逛那家店,几块钱就能买到一个老式的台灯,他还记得开店的是一个老太太,一晃快10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否还健在。我俩开着车找到那里,一进小镇,他就显得很兴奋,像老华侨回到了家乡似的,连连说:就是这里,他特别想再去一次那个小镇走走,看看那家旧货店,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否还健在。我俩开着车找到那里,一进小镇,他就显得很兴奋,像老华侨回到了家乡似的,连连说:就是这里,而今脑萎缩,她对世事全不知晓,对自己也不明白,耳机总戴错,不肯戴,什么也不想听。他高声对我说:明天小曲来看你,问你:小曲是谁?阿姨在厨房听了忍不住笑:是你孙女呀。

他退出,他便伏在窗口等他返回,回来了,又像他并未出去过,他和她无法对话。她不需对话,只需看到他的存在,有了一个泥菩萨就是庙了。他习惯于当她的

人需要有一种渴望,

有一种梦想。没有渴望和梦想的日子使我们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气。

从出生到十八岁,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小村庄。我家东边有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就可以一览无余,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长大后我要走出村庄,到更远的地方去。

摘自《读者俱乐部》

“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子君和涓生爱情温度在下降,他们想以怀旧来温暖“家”之寒意。

夜,他和她并坐或对坐,在两个半旧的沙发上,两个白头人,相对无语。非泥塑木雕,他和她似两个不说话的菩萨,怀有菩萨心肠。她年轻时就如无罨架惑人的情趣,如今更呆板了。只静听时日悄悄逝去,等待末日早来。

她三次脑血栓,第二次曾昏迷过七天,人们以为她已走在西天途中。不意奇迹般又醒来,罪没有受够,上帝让她活着。而今脑萎缩,她对世事全不知晓,对自己也不明白,耳机总戴错,不肯戴,什么也不想听。他高声对我说:明天小曲来看你,问你:小曲是谁?阿姨在厨房听了忍不住笑:是你孙女呀。

他退出,他便伏在窗口等他返回,回来了,又像他并未出去过,他和她无法对话。她不需对话,只需看到他的存在,有了一个泥菩萨就是庙了。他习惯于当她的

人需要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梦想。没有渴望和梦想的日子使我们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气。

从出生到十八岁,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小村庄。我家东边有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就可以一览无余,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长大后我要走出村庄,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现在想来,是心中那点模糊的渴望,走向远方的渴望。这种渴望使我死活不愿意在一个村庄待一辈子,而走出村庄的唯一出路就是考上大学。

## 病妻

泥菩萨,但他的性格从来是要砸烂泥木菩萨的,他煎熬着活下去,为了她的活。

他们家东南向,阳光很好。她躺在沙发上,阳光照着她闪亮的白发,她戴着黑边眼镜,睡着了,打鼾,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祖母。他作画,难改旧时生涯。她醒了,他拉她的手去看画,她说好看,又说不好看,他明知她语言没准,仍认真地听,这是他惟一、也是第一个观众呵。相隔不过半小时,她经过画室去餐桌,又见那幅画,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时候画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她超越了宇宙的运行轨道。

以往,他的衣着之类什物都由她管理,如今,春夏秋冬的衣履,不分男女地混杂在箱里,柜里,椅上,桌上,阿姨也无法代理,家的凌乱,已是冰冻三尺。而儿孙们、亲友们送来的衣着越来越多,说是名牌。他们不

## 在路上

我的大学生活是孤独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痛苦的。四年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郊区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山顶上看夕阳西下,看群山连绵。大学三年级时,我得了肺结核,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的结核病疗养院。尽管疗养院围墙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能看到周围的山。医院的门口有一座小山,山顶上有冯玉祥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几乎每天都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字发呆。后来身体好了,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看到的那些山峰。

## 吴冠中

识货,拉到一件穿上便不再换,她忙经常是穿反的。从前她忙孩子们衣服,并井有条,如今老两口,反乱成了垃圾一堆。儿媳和学生们想来助理,无从下手。她伸手摸到暖气,吃惊有了暖气,其时正是一月中旬,她享用了两个月的暖气而不自知。他们只过一天算一天了。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她每天夜晚八九点钟要进厨房检查煤气灶,电门。说是检查,实际她要动手摸煤气灶和电门开关。他无奈地陪她进厨房,一一检查后,拉她出来,但没过几分钟,她又要去检查,一个晚上甚至要看七八次,还不得安宁。她弄不清开、关,偏乐于在人命关天处开了关,关了开。

千遍百遍同她讲煤气的严重性,如泄漏,起火,我们自己已烧死,隔壁起火,倾家荡产也赔不完,我们

俞敏洪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安于现状。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大当老师,收入不高但生活安逸,于是娶妻生子,乐安油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梦想就这样慢慢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我回到了家乡,又爬上了那座小山,看着长江从天际滚滚而来,那种越过地平线的渴望被猛然惊醒。于是,我下定决心走出北大校园。在出国留学的梦想被无情粉碎之后,“新东方”终于出现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带着我的梦想,“新东方”从一个城市走向了另一个城市,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我也带着“新东方”的梦想和我的渴望,从

走在路上,这就是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出生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路,从此我们就走在路上,从此一辈子走来两条路上,心灵之路与现实之路,这两条路相得益彰——心灵之路指引现实之路,现实之路充实心灵之路。当我们的心灵不再渴望越过高山大川时,心灵就失去了动力和营养;当我们的现实之路没有心灵指引时,即使走遍世界也只是行尸走肉。一年又一年我们不断走过,每一个人的生命走得如此的不同。新的一年又要来临了,你做好走在路上的准备了吗?

摘自《新东方精神》